



容齋四筆

十三古五十六



門 4 5
號
卷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
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
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
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
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
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
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



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乎歛身矣開
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
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
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
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
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
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

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
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
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
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助之子蒙亨參知政事
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
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
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
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
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

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墳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

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

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
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
習所致也齊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
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
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
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
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

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
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
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
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
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
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
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

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

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

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
譯云如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
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
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
諸和合所爲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
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
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

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元奘本同予案
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
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
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元奘所譯
同

四蓮華之名

唄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
蓮華也拘毋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陀紅

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陁利白蓮也堵羅綿柳
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
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
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
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
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揭
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訶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
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
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

容齋四筆 七
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
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
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
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
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
再閏爲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爲
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
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
里十六里爲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爲銅上
塵七銅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兔毫上塵
七兔毫上塵爲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爲一
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

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橫麥七橫麥爲一指三十四指爲一肘四肘爲一手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

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爲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係轉又贈太子太師罷爲資政殿學士又贈

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更爲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

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爲齊

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末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

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爲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

堪孔光李尋韋賢元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詎
董仲舒睦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
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睦孟上書言
有從匹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
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袂言惑衆伏誅案孟
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
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者其所
引亦不爲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
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爲箕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
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子
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旣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
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
云賈誼劉向談談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

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今世士大夫旣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旣

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索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闞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旣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
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
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
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
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
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
民甘紹者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
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

從他所訊鞫旣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
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
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
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
餘息旁得所弃賊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
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
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

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柱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

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八六蓋効之似差不及也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爲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賴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
子淮安郡王仲康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
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
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
卷者為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皎文必差不父也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為各流
可謂其末回云五險駘駘林又逐翠劍秦人金盞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
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
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
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
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
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
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三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

許摯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捽之杖一百配爲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募爲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冤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爲海邳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

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
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
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寃
爲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
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
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
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

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
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
以荅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
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
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
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
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
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
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爲何事哉

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效
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
故增創貪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
施行居正之直諒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
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
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
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
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
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
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
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
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
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
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
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

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

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

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頁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

從水傍燴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縉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
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
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
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
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
蜻蜻蛚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
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
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
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貢外郎亦自
為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
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是拜貢外郎者具改
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
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
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為貢外候

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較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

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憲不

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

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注在宣和閒為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

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
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
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
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
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
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
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
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
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
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
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
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
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
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
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
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

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
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
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
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
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敵境歸不
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
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
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群容
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
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
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
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
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
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
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
巴竇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
人之姿稟周成敷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
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
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
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
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
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
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
聖慈俯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
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樺常稱
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
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敷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
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

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
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
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
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
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
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
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
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廈細旃
之講真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

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
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
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拔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
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
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
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
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

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閣嘗以夏日借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

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閒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

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
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
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
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
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近世士
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
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
僚屬作一書其敘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鄠
諸國據左傳鄠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鄠蓋楚

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
事以蔓爲國據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
所謂蔓國也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
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
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
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
位者如張康國賈老温益禹弼劉達公路侯蒙
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
可編彙奏續晉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考引史策如衛叔射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
皇帝開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
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
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
而誕妄若是真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
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
海貽莫圖此亦不能免抵牾高麗守襄陽命
車以莫爲國豈然矣禁大夫靈王奪其邑無
越澄姑亦來圖示非誤因由又作正朝莫然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
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
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
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
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溫益禹弼劉達公路侯蒙
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
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爲崖異徽宗察京專懷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爲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

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共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逵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額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子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爲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爲潁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

容齋四筆
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
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
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
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
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
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
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

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
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
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
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
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
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
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
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
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

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
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
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
其格今祭地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
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

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
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
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
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
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
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
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
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
棧花石等綱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

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
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
持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
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
功人等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
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
追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
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

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
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
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
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者得之以聞是
時僞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亟
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今章且叟
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

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
濶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
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撫
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徃終南回向寺一
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
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
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特取吹之宛是
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
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

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
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
善音者王珪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
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
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
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
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

貢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蕤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爲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輔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

言以爲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閹藍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

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
文閣待制蔡凝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
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
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
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
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棗朝議大夫曾孝序中
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
馨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
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
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洪彥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
赦天下仍復推恩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
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
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
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上將軍鳳
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
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

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楙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爲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悞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

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

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

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

集皆爲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闓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

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歷書用之
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
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雍屠維爲祝犁
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元黓爲橫艾昭陽爲
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涒灘爲汭
漢作噩爲作鄂闍茂爲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
赤奮若乃爲赤奪若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
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
爲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各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
在巳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
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
五月爲臯六月爲旦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
爲元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考之
典籍唯歷書謂太初十月爲畢聚離騷云攝提
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元月
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
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爲之說非

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爲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疆圉自餘亦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滯於元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日歲在陬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闔茂元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

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爲不然。漢章不自爲文殆是僚案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教司空爲空士侍中爲太貂散騎常侍爲小貂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爲合口椒諫議爲

大坡大諫補闕今司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今
言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
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
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
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
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
人今日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沐柄廳比部
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曹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

為少常奉常光祿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
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
大匠少監為少匠秘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
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
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
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武守節
德宗
後彥故持令食邑帝

閱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
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
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
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
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
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
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
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
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
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
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
漢史可爲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
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
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
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爲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
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
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爲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爲之不以爲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伐魯再求帥左師樊遲

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率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蕭衍鎮雍州

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
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
以茅事皆立辨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
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
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
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
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爲畔渙之歸然其
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
四年仍建爲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又廢
爲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始時渠陽
縣爲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夔與
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幟
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
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
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爲釵其長尺有

一各列四等
四
咫通以班紬布爲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爲首隨
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爲契病不謁醫但殺
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
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
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
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
貸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鑿
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
虛者出物謂之裏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
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綵於鄰洞者謂
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
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
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
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
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
逸謂之趙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
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

弩則傳矢於茲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侔中土神臂方雖暑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釁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學讎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徭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死則爲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謂押班

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政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

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爲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爲陽水北爲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爲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敘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廣陽辟陽河陽魯陽黎陽樅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郴陽揭陽弋陽屬汝南山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在西南陽復山屬常上曲陽屬鹿下曲陽屬鉅桐陽屬五原

陽屬雲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頻陽郃陽沈陽
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大河平陽平河太原
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渭陽淮陽
汝陽濟陽襄陽滏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朮陽
滁陽潮陽澧陽灌陽汧陽洮陽沐陽東郡之濮
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
鮦陽紂陽濯陽滇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
之育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
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

濟陰之句陽音鈞句丘音鈞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
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
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泰
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
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
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鄒陽桂陽之耒陽桂陽
滇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洮陽
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犍爲之江陽武陽漢陽
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

陽北地之泥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陽劇陽
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
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
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
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
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回勢在背自難立國
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
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潑陰河陰湖陰江陰淮

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

陽

屬秦昌陽建陽

屬東海者

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

能知其爲山爲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
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州高
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爲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
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
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

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鄧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

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欲爲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旣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

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人仍委以軍政久之惟
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
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安定其智勇過人如
此唐史猶譏晉爲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
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
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
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
安初劉元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
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卽爲軍
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
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
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
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子嘗因論

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
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娛篇中據其用
五十本葱爲種薤五十本發邱中郎將爲校尉
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爲倉公
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爲盧懷謹云如此甚多
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
出若用葱爲薤用校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
用餘慶爲懷謹不失爲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
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

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
皆非誅死爲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
云盧橘是鄉人爲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
贊以爲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
草妄爲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爲誤用
爾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閒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揔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枝
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
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

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
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
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
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
妙處坐看青邱吞澤芥青邱已吞雲夢芥用芥
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爲出
處曾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
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
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旣破敵而還科問前
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
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
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
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
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

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

上遠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爲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僞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

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齋曰

卷十六

